

迷情江湖·新武侠书系

湄澜池

蓝莲花 著

看蓝莲花的文会『中毒』，明明知道是毒，
还是让人不由自主地飞蛾扑火，直到烧痛我们的七情六欲。
世间毒物大多色彩绚丽，华彩中透着对生命无望的冰冷，正如蓝莲花的文字。



绝情江湖·新武侠小说系

媚澜池

蓝莲花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湄澜池/蓝莲花著.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6. 8

ISBN 7-80173-569-2

I. 湄... II. 蓝...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92849 号

湄澜池

著 者 蓝莲花
策划编辑 双城印象
国文润华
九界文学网
责任编辑 陈杰平
出 版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发 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佳信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 16 开
12 印张 10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73-569-2/I·098
定 价 18.8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 100013
电话: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湄澜池

目·录



158	131	95	72	53	31	14	1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千寻	灭门	惊变	遇雪	重逢	成亲	别离	远嫁
.....							
慕容湄	慕容澜	池杨	关荻	方雁遥	池枫	慕容澜	慕容湄

第一章 远嫁

慕容湫

淡金色的西山横在青凉的天空底下。

今天是九月初九，重阳节。

我坐在废园的破亭子里看西山，阿琅就一路找到废园里来。

“小姐，”她说，“老夫人和夫人都在房里等着……”

小丫头的声音有点哑，眼睛也是肿的，这几天夜里我都听见她哭。

我站起来，拉住她的手：“阿琅，有件事今天得告诉你。”话说了一半，阿琅已经哆嗦起来，我立刻接下去：“我这趟去得太远，所以我已经跟夫人说了，谁也不带。”

阿琅呆了呆，死里逃生似地松了一口气，随即明白过来，一

MEI LAN CHI

张小脸立时通红：“小姐，我……我……”她到底只有十四岁，不知怎么解释，竟然急得迸出泪来，“大伙儿都说他们是咱们的仇人……根本没安好心……就像宁小姐，我……我实在是怕得很……”

我正要说话，已经有人狠狠骂了一声：“死阿琅，说的什么浑话？”

是夫人身边的高嬷嬷。

我拉了一把吓得脸色发白的阿琅：“高嬷嬷，小孩子的话谁会当真？咱们回去吧。”

我那里一屋子的人，老夫人、夫人、姨娘、婢女，还有我的七名姊妹。

老夫人向我伸出手，我只好走过去，跪在她膝前。十二年来，她第一次离我如此之近。她是我所有姊妹们慈祥的祖母，却从来不是我的。

我听见身后有人在哭，我很想回头看看是谁，但是老夫人正扶着我的头，给我插一根玉钗。

“阿湄，这是我五十年前陪嫁过来的东西，给你带过去。我们原也舍不得你，只不过……”

她竟然像要掉下泪来，还好大夫人恰到好处地打断了她。

大夫人伸手拉我起来，不过立刻就松开了：“阿湄，你大概也听过些闲话，不过都是些底下人以讹传讹的浑话，当不得真，你嫁过去以后，自然明白。”

原来一日尘埃未定，大伙儿便一日不能放心。

我看了一眼她身边站着的高嬷嬷，忍不住笑了：“都是些什么闲话？怎么我没听说过？”

大夫人眉尖跳了跳：“你这孩子，都说了是些无聊闲话，没听见更好，还打听什么？”极美的一张脸上笑意盎然，我却不敢

由打了个寒噤。

我退开一步，才发现那个一直哭泣的人就在我的身后。

那是我的四姐姐慕容冷，大夫人的亲生女儿，所有见过她的人都相信世间美人无出其右。

“四姐姐，”我安慰她说，“我不过是嫁得远些，那也没什么。”

她慢慢抬头看我一眼，神情复杂，睫毛悠悠地扇下去，眼泪珍珠一般沁出来。哭得这么美，伤心也是真的，只可惜，不是在为我悲哀难过。

婶婶和姨娘们这时全围上来了，各自都有礼物，拉着我的手长吁短叹甚或泪眼迷离。这真是十二年来从未有过的事，我受宠若惊，无言以对。

当所有的人散去以后，我又回到了屋后的废园。在残垣颓壁、干枯的长草与寥落的蓝花间，我消磨了离家前最后一个下午，前尘往事缓缓飘回，令人悲喜不分。

我想起五岁那年送我来这里的叔叔，他走前最后一个晚上，坐在这片荒园里为我吹的曲子，对我所说的话。我记得他好看的脸，以及含忧带笑的神情。后来我在他怀里睡着，梦里闻到的都是草木干燥的清香。而醒来时我在床上，他已不见踪影。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然而十五岁以前的每个生日，我总能在废园的凉亭找到一份精美的礼物。当我抱着那些礼物又笑又叫雀跃飞奔时，我才知道他从来也不曾离我而去。

我想起在这座废园里第一次看见的二哥。我看见他的时候天空很蓝，碧绿的草丛里开着蜡烛火焰一般的野花，一个男孩儿坐在我常去的凉亭里看书，他的侧脸清秀至极，头发和眼睛黑得几乎要发出蓝光。我想要偷偷地溜走，但是他已经看见了我。他溜下亭子，分开长草，向我走来。



“你是阿湄吧，”他说，“我是你的二哥。”

我盯着他不说话。

那是我进慕容府的第三天。除了老夫人和大夫人，父亲没有带我见过别人。

他很好看，就像我见过的慕容府的人，可他说话的时候会微笑，微笑起来像阳光照进透明的水面，和我见过的慕容府的人都不一样。

那一年他十一岁，我五岁。我住的屋子从前是他的，废园也是。他在慕容府这个僻静的角落生活了八年。直到我来，父亲才让他搬到别处，但他还是偷偷溜回这座无人的废园。

二哥没有妈妈，同我一样；父亲和大夫人不喜欢他，也同我一样；他是孤单寂寞的，也同我一样；甚至于我们都深爱这片无人光顾的废园，胜过慕容府闻名苏州的花园奚秀园——我不知道所有这些是否足以解释为什么在父亲的十三个子女当中，惟有我们两人有着最最深切的兄妹之情。

但二哥远比我聪明，他的才华仿佛无穷无尽。

他工诗善画，还会抚琴吹箫。他喜欢种花下棋，有时也玩装裱篆刻。他给我治小印，画扇面，用草木竹石制各式各样的盆景，他十六岁那年绘制的重整废园的图纸令我神往至今。他认得废园里埋没的石碑上奇形怪状的古老文字，他还能分辨几乎所有草木鱼虫的名字。夏天时他教我辨认天上繁密的星座，冬天时他会在火炉旁为我讲异趣杂谈，曲词歌赋。

他施展起轻功，有如天空中飞逝的流云。他是用剑的，却很少佩剑，也从不在我面前展示他的剑法。直到有一次三叔教了我们那招“蓝田日暖”，我才知道这么简洁美妙的剑招原来出自二哥，父亲瞧见后略加修改，成为后来饮誉江湖的“琢玉剑法”的第一招。

十六岁起二哥开始跟着父亲和大哥踏足江湖，常常一去数

月。每次回来，他都会带给我一些奇巧的小玩艺儿，讲一些稀奇的见闻给我听，但这样快活的日子总是短暂，他在家住不了多久便又会离开。

偶然他也会受伤，在府里休养一段较长的时间。他自己开出药方，他惟一的僮仆阿楠替他买药煎药。当他养伤时，父亲和大哥似乎便遗忘了他。他们从不来看他，事实上除了我，再没有别人会去看他。

我于是从早到晚缠在他的身边，给他念书，逗他说笑，或者把他睡着时才露出的攒眉咬牙的样子，画下来送他。看见我画的画，二哥总会笑，我多么喜欢看到他的笑容，特别是当他的笑容越来越少，眉宇间聚起淡淡的忧悒。

“二哥，你要怎样才能真正快活？”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问他。

他怔一怔，过了一会儿转过头去：

“也许……当我在乎的人也在乎我的时候。”

我没有料到他会提及我们之间这心照不宣的秘密，两个失宠的孩子对父亲无望的爱与崇仰。我们那一剑光寒名动天下的父亲，高贵完美得近乎神祉。即便我们从不敢奢望他的爱，我们仍渴望得到哪怕只是个转瞬即逝的注目眼神。多年以来我早已习惯了失望，但二哥却比我更执著也更悲哀。

我忽然觉得鼻子酸涩，心里空荡荡的，仿佛要无比贴近二哥才觉得不那么空虚。我紧紧抱住他的臂膀，把脸贴在他肩上，不知是想要安慰他，还是要从他身上得到安慰。

“不要紧的，”我说，“我在乎你，我真的在乎你。”

二哥轻轻叹了口气，摸摸我的头发。“我知道，”他说，“我知道。”



二哥的医术想必是很好的，因为他总能很快治好自己的伤。他的伤好了以后，就又会跟着父亲和大哥离家远行。离家时，父亲和大哥并辔而行，而二哥则孤单地落在后面。每次给他们送行，我总是无法不为二哥难过。

但大哥的确更有理由获得父亲的欢心。与默默无闻的二哥不同，大哥慕容源十五岁便崭露头角，十九岁时连胜十三名一流高手而声名鹊起。二十二岁那年，大哥挑战江湖三大顶尖剑手中的武当掌门松岩道长，激战五百招后，终以一招从未一现江湖的剑法，破去了对方的绝招“万壑松涛”。松岩道长虽未落败，却心灰意冷弃剑而去，临去时断言五年之内，将不会有人能在剑术上胜过大哥。

这一战的消息传遍江湖。老夫人在他们回府当晚便广邀亲朋为大哥庆贺。当晚大哥风采照人英俊无比，大夫人更是笑逐颜开，连一向冷漠的父亲表情也似乎温和了许多。

但我总忍不住望着二哥，我看见他苍白脸色与淡漠神情，看见他默不作声地喝酒，一杯接着一杯。然后我感觉到父亲的目光有时落在二哥的脸上，冷冷的锐利的眼光，二哥却像是毫无察觉。我渐渐开始为二哥担心，不知道他的郁郁寡欢会不会终于惹恼了父亲，然后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在二哥几乎喝完了第二壶酒时，父亲忽然扔出一根竹筷，击碎了二哥的酒杯。

“一人向隅，举座不欢，”父亲说，“既然不高兴坐在这里，就回房吧。”

席间一片寂静，百十双眼睛盯着二哥。

二哥低头望着碎了的酒杯，呆呆出神。

我只觉得心脏一时停跳，血全涌上了脸，双颊火一般地烫。但愿受到父亲这般羞辱的是我，而不是我那太过执著而无法不脆弱的二哥。

二哥慢慢抬起头来，烛影晃动，模糊了他秀逸的轮廓，我看不清他的眼神。

他慢慢起身，双手有些颤抖，但他很快把它们拢在袖中。

他穿过大厅，神色出奇地平静从容。我目送他在门外寥落的灯影中渐行渐远，然后我再也吃不下一口东西。

.....

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溜出了宴会。我知道在哪儿能找到二哥，无论是快乐或者不快乐，我们总会躲进我们的废园。

二哥果然在那儿，坐在我第一次看见他的亭子里，身边放着不知从哪儿来的酒坛。

看见我，他笑了笑。

“阿湄，”他说，“过来陪我喝酒。”

我坐到他的身边。我们默默无言喝了很久，夜风吹来，令我忽觉无限悲伤。

“二哥，”我说，“其实你不用在意爹的。”

“是么？”二哥抬头微笑，“可我是他的儿子。”

我张了张嘴，却发现自己无话可说。

二哥抬头望着漆黑的夜空：“这么对我已经二十年，我却刚刚明白，也难怪他觉得我不配做他的儿子。”

我握住他的手，他的手烫得可怕，让我吃了一惊。

他挣开我，站起身来。

“天晚了，回去睡吧。”然后他步履不稳地离开了后园。

那天夜里开始下雨，夜雨声声敲打着后园干枯的草木，有一种非人间的凄凉。

我做了许多悲伤的梦，梦见了许久没有梦见妈妈，叔叔流

动着忧伤笑意的眼睛，又恍惚间听见有人在说，二哥已不在人世。猛然一阵锥心之痛，醒来时我泪流满面。

窗外雨下得更大，我呆呆地听着，忽然间一阵恐慌让我心肉跳。

我披上外衣冲出屋去，惶恐使我脚步虚软，我踉踉跄跄地跑到二哥的漆黑一团的住处，大力叩门。

半天无人应门。

我这才想起他惟一的僮仆阿楠已在数日前回家照料生病的母亲。

一团寒意从脚跟窜上我的指尖，然后我便听见杂在嘈嘈雨声中的二哥的咳嗽声。他咳嗽得撕心裂肺，到后来戛然而止，死一般寂静。

我翻墙而入，撞开上了门的门，手指颤抖地点着灯。

床上的二哥面无人色，仿佛每喘一口气，都要用尽全身的气力。

“你受伤了？”我全身抖得快要口齿不清。

他没有回答。

我解开他的衣服，看见他胸前缠着厚厚的布条，黑沉沉的血迹透出来，如同腐烂的斑点。我用刀挑开他的绷带，伤口在胸肺之间，是触目惊心的剑伤，一共三处，两处较深的红肿化脓，已经迸裂。他发着高烧，皮肤却是惨白，仿佛全身的血早已经流光。

我的眼泪哗然而下。

“哭什么，”他睁开眼，“那时候没死……现在就不会。”

我哭着点头，握住他的手。他手里全是冷汗，嘴唇灰白，目光涣散。

“太快了……始终有几剑避不过的……”

我心中一动，忍不住问：“什么？”

他目光一闪，再次剧烈地咳嗽，嘴角呛出了血沫。胸膛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噪音，辛苦万状地起伏，却吸不进一口气去。

咳嗽牵动了伤口，更多的血涌了出来，他痛得五官扭曲，然后他终于昏了过去，苍白的面孔舒展开来，死一般平静。

我在越下越大的雨中狂奔，奔向府里另一侧的父亲的住所。我不顾一切地捶着院门，直到有人前来应门，推开那人，我直冲进正屋。父亲已经起来，披衣坐在灯下。

我跪下去。

“二哥快要死了，求您救救他！”

我紧紧盯着父亲，全然忘了我从来不敢这样对他直视。

父亲仍一贯地冷漠镇静，只微微皱起眉毛：“究竟怎么了？”

我吸了一口气，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不再颤抖。

“他受了剑伤……一定是伤了肺，他咳血，发高烧。”

父亲点头，挥手叫进了一名仆人：“你去请万大夫，要他尽快赶来。”

那仆人领命而去，父亲也站起身来。

“你回去吧。”他说。

我忽然觉得全身的血一起涌上头顶，冲击得我一阵昏晕。

“你不去看看他么？”我大声地说，“难道他不是你的儿子？”

父亲本已转过了身，此时便站住。

“我不会去看他，”他说，“如果他是我的儿子，就不会那么容易死。”

我哑然，无限心灰。一语不发地站起，我转身离去，却在门槛上绊了一下，几乎要直跌到屋外的风雨中去。忽然听见父亲的声音：

“好好照顾他。”他说。

我怔了怔，却没有回头。



二哥的伤势十分凶险。大夫说他重伤以后一直失于调养，大量饮酒更使伤势恶化。他开了药方给我，说明十副药后如不见效他亦无法可施，一切视乎天命而已。

三天里，我不眠不休地守护着昏迷不醒的二哥。他时时爆发的咳嗽声空洞而凄厉，我屏住呼吸擦掉他嘴角涌出的血沫，惶恐地觉得他的心肺似乎正在一点点地扯碎。

第三天的黄昏，他的高烧终于退去。我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直到他在夜半时醒来，清明眼神刹那映亮了昏暗的房间。

我放声大哭，简直近于嚎啕。热泪狂涌，二哥在我眼中变得模糊。

我听见他低声地说：“我不会死，阿渭，我不会扔下你一人。”

二哥又在床上躺了七天。

那时节气已是深秋，秋意破墙而入，凄凉彻骨，迷茫秋雨漫天漫地。

二哥望着窗外的院落对我说：“你看，阿渭，这就是所谓萧萧落叶，漏雨苍苔。”

七天以后我们两人又出现在家中的饭桌上。父亲淡淡地看了我们两眼，什么也没有说。大哥却侧头望着二哥，神情奇特地微笑。

四姐姐慕容冷犹豫了很久，终于问道：“二哥，这些天来，你病了么？”大夫人望她一眼，她便垂下头去。

二哥笑笑：“现下已没事了。”

“没事就好，”父亲提起筷子，“吃饭吧。”

所有的人默默地吃起饭，仿佛什么也不曾发生。

这一年的冬天，三哥和四哥也开始行走江湖崭露头角。但江湖上依然少人提起慕容二公子慕容澜。在一向都是少年成名的慕

容子弟中，已满二十却仍毫无建树的二哥不免显得黯然无光。他仿佛注定要淹没在其他兄弟的光华之中，直到那场突如其来的剧变改变了一切。

那是在第二年的秋天，父亲和我的四个哥哥再次离家远行。他们走时整个慕容府里弥漫着桂花的香气。一个月后，当府里的丫环们忙于收集晾干的桂花预备缝制香囊时，一则传言一夜之间传遍江湖——父亲和大哥三哥四哥已经遭天戈帮暗算不幸罹难，惟有二哥因事滞留在松江逃过大劫。

全家人惶惶终日志忑不安，却从来无人胆敢宣之于口。二叔和三叔派去打探的人一直没有消息，直到七天之后形容憔悴的二哥一人回府，直入老夫人房中一语不发地跪下，人们才开始明白祸事已经成真。

父亲的遗体已被天戈帮掳走，二哥带回来的只有我三个哥哥的灵柩。府里一时哭声震天，老夫人当场昏厥，二姨娘四姨娘伏在三哥四哥的尸首上痛不欲生。

只有大夫人，并不打开大哥的棺木，她直挺挺地走到二哥面前，神色惨厉一遍遍重复这句话。

“是你，”她说，“我知道，是你杀了我的源儿。”

她充满了刻骨仇恨的声音与眼神令人心惊肉跳。

二哥的脸色苍白如雪，静静望着她，始终没有开口说一个字。

当天晚上我在废园找到了二哥。没有月光也没有星星，二哥站在长草中一动不动地凝望着黑沉沉的夜空。

我走到他身边，握住他的手。



他震动一下，缓缓转过身来。

“你不要在意大夫人的话，”我说，“她只是太过伤心。”

二哥不回答，我却感到他的手在微微发颤。

秋风阵阵，四下里包围着我们的，俱是衰草荒凉的香气与声音，忽然间我悲从中来，伸出手臂拥抱了二哥。

二哥在默默发抖，他把头埋在我的肩上，冰冷的额头贴着我的颈项，他心里深不可测的寂寞和悲伤流水一般缓缓漫入我的心底，化成我的泪水滂沱而下。

那是惟一一次他让我看见他的脆弱彷徨，那让我想要尽一切所能照顾和保护他，要他快乐，就像是从来他对我一样。

父亲的死在江湖上引起轩然大波，无数新老仇家蠢蠢欲动。

二叔和三叔自认并非统领全局的人才，一致推选二哥成为慕容家新一代主人。处在这多事之秋的二哥变得沉默寡言，心事重重。他的笑容更加少见，他甚至再没有时间去我们的废园。

慕容府的高墙似乎隔绝了一切江湖风波，二哥从不对我们说什么，我只是偶尔听阿楠提起，才知道他已无声无息地消弭了几场迫在眉睫的危机。

人们的悲哀渐渐转淡，渐渐可以如常地生活。大夫人没有再提大哥的死，恢复了从前淡漠泰然的态度。她并不干涉二哥对外政的处理，而二哥也对她一如既往地恭敬。

一切似乎就可以这样平淡地进行下去，直到那一天的来临。

就在那一天，我的生活有了根本的改变，我将不得不离家远嫁，永远阔别我的二哥，我的废园，以及那些终究是我亲人们。我感到迷茫和悲哀，不舍与凄凉。但我从未后悔我在那一天的选择，即使从头再来一千遍，我仍会毫不犹豫地做出同样的决定。

我知道我这样做是为了什么以及为了谁，但有时我想这也许

更是一种命运的安排。五岁那年妈妈去世，叔叔把我从遥远的北方带到温暖的江南。但是冥冥注定我终将远离，回到我真正的故乡。

MEI LAN CHI

